

##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英剑教授

## 从巴黎奥运会看美国高校的体育人才培养

■郭英剑

日前,2024年巴黎奥运会已经圆满闭幕。美国队以40块金牌与中国并列金牌总数第一名,同时又以126块奖牌位列奖牌总数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队赢得的奖牌中,有55枚奖牌是由美国高校的在校大学生或大学毕业生运动员获得的,这个数字接近总数的1/2。由此可见,这些“大学生运动员”为美国队作出了何其重要的贡献。

那么,在发展和培养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人才方面,美国大学体育项目是如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 今年参赛的高校及其人数

美国的大学体育项目以高度重视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运动员而闻名。

以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美国参赛选手为例,今年共有592名美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其中男性278人、女性314人,人员总数位列所有参赛国的榜首。

美国奥委会称,其中有3/4的运动员参加过大学间的比赛。这意味着,在这些运动员中,大约75%的人不是大学生就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但在大学期间参加过比赛,即便毕业后也继续参加训练和比赛。

不久前,美国列出了参加巴黎奥运会的高校名单。其中位列前11位,且参赛人数超过10人的大学如下——

斯坦福大学以37名运动员名列榜首。该校最知名的校友是现年27岁的游泳运动员凯蒂·莱德基,她在2016年进入斯坦福大学,2021年毕业。从职业生涯中,已经赢得了14枚奥运会奖牌,包括9枚金牌,这使她成为获得金牌最多的美国女性奥运选手。仅在巴黎奥运会上,她就赢得了4枚奖牌,包括2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进一步巩固了她作为奥运会历史上最伟大游泳运动员之一的地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17名运动员名列第二,南加州大学以16名运动员名列第三。

排在第4位到第11位的分别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佛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宾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弗吉尼亚大学和肯塔基大学。

据统计,美国共有169所高校派出了1名以上的队员到巴黎参赛。这些高校来自美国全国各州,从西部的小型公立学校——圣巴巴拉城市学院,到中部的公立大学——东伊利诺伊大学,再到东部的名校——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无所不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一些高校专门培养小众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例如,由俄亥俄州立大学组成的美国五人手枪队中,有3名在校学生和毕业生;整个美国男子佩剑队(击剑项目)全部成员均来自哈佛大学,包括3名校友和1名在校生。

## 强大的大学体育协会

在美国高校,身为运动员的在校生被称为“学生运动员”。而说到美国的大学体育项目及其人才,就不能不提这些学生运动员背后的一个极为强大的体育组织——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以下简称NCAA)。

NCAA是一个由大学会员单位组成的团体组织,致力于为学生运动员的福祉和终身成功而努力。NCAA每年都要为高校颁发近35亿美元的体育奖学金,并提供大量支持,以帮



美国高校的体育人才培养可以给中国高校带来诸多启示,比如引入多元化体育项目、更加注重结合教育发展体育、为学生运动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完善基础设施等。

助学生运动员以高于普通学生的速度毕业。NCAA的成员非常多元化,其属下的高校规模从数百名学生到数万名学生不等。

NCAA目前采用的是自1973年开始启用的三级结构模式,目的是为同类学校的球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为学生运动员提供更多参加全国锦标赛的机会。这三个分类是——

第一等级(Division I)高校,通常拥有最多的学生运动员群体和最大的体育项目,同时管理最多的体育预算并提供最多数量的体育奖学金。它往往以高水平比赛而闻名,包括大型体育会议和球队。

第二等级(Division II)高校,在体育、学术和课外活动之间谋求平衡。与第一等级相比,它们提供的体育奖学金较少。也就是说,这些高校主要为学生运动员提供取得学术成就、在高水平体育比赛中学习以及注重社区服务的成长机会。

第三等级(Division III)高校,最重视学生运动员的整体大学经历。这类学校不提供体育奖学金,但注重将体育、学术以及校园生活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换句话说,这类高校提供了进入竞争激烈的体育环境的机会,推动学生运动员在赛场上脱颖而出,并通过应对校园内的新挑战来发挥自己的潜力。

总体而言,上述三个等级的高校对于奖学金、招生和竞赛级别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标准。

按照NCAA的统计,上述三个等级的高校中,学生运动员的总数超过了50万人,分布在全美的50个州等。

NCAA每年都会在其三个级别的高校中举办90场锦标赛。这些锦标赛共涵盖24个大项,为学生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提供广泛机会。第一等级举办26个锦标赛,第二等级25个、第三等级28个,此外还有11个全国大学生锦标赛。所有锦标赛均向多个级别的成员开放。

NCAA为这些活动提供各种支持,以促进学生运动员的发展并突出大学体育运动中的卓越竞争力。为此,NCAA的学生运动员每年都会角逐各赛季24项运动中的90项冠军。

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NCAA负责监督所有锦标赛,管理有利于学生运动员的项目,并支持制定大学体育规则和政策的成员委员会。巧合的是,就在本文刊出的今天(2024年8月13日),NCAA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庆祝其成立25周年。

NCAA系统高校在帮助运动员准备国际比赛(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运动员都非常自豪能代表自己的高校登上世界舞台。就个人表现而言,NCAA的许多运动员在各项运动中都赢得了奖牌,展

示了他们的多才多艺和美国大学体育项目的实力。

## 体育人才培养注重与教育相结合

总体上看,美国高校体育项目与人才培养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拥有全面的体育项目。美国的很多高校都提供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从传统的篮球、足球、棒球到游泳、田径和高尔夫,几乎涵盖所有体育项目。NCAA每年举办的各类锦标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参与,促进了学生的多元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各校提供的体育项目不仅限于竞技层面,还包括休闲和健身课程,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其次,体育与教育结合。美国大学强调学生运动员的学术成绩与运动表现并重。要想保有运动员资格,学生必须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这种制度确保了学生在追求体育梦想的同时,也能圆满地完成学业。

为了为学生运动员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帮助,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等美国名校都为优秀运动员提供了大量奖学金,从而帮助学生获得更多教育机会。

再次,职业化与商业化并重。在美国,大学体育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领域。NCAA的篮球和橄榄球联赛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每年都会吸引数百万观众和很多赞助。

一些顶级赛事,如“疯狂三月”(指男子和女子篮球锦标赛,于每年的三月和四月初举行)和橄榄球全国锦标赛,不仅以其激烈的竞争、冷门和不可预测的结果而闻名,还吸引了数百万球迷的关注。它们不仅是体育盛事,也是巨大的商业活动。

通过这些赛事,高校可以筹集资金,支持学校其他体育项目和学术研究。

最后,先进的训练设施。美国高校普遍配备先进的体育训练设施和专业的教练团队。一些综合性的旗舰式大学,如密歇根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等都拥有世界级的体育场馆和设备。这些设施不仅用于培养顶级运动员,也为普通学生提供运动和锻炼的场所。学校还通过设施的现代化和创新提升训练效果。

总之,美国高校的体育人才培养可以给中国高校带来诸多启示,比如引入多元化体育项目、更加注重结合教育发展体育、为学生运动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完善基础设施等。通过借鉴美国高校的这些成功经验,中国高校可以更好地发展体育项目,提升学生的体育素质和综合能力,推动高校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让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打满全场的方式胜利「完赛」

四年前,上海某高校的家政专业“升本(科)”成功,曾引起一番议论。但议论归议论,国内的一些高校管理者总会“力排众议”。至今,不仅开设家政学本科专业的高校已达30余所,最近又有高职院校决定将婚姻类专业和殡葬类专业也顺势“升格”为本科。

就常识层面来说,大学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功能不同,培养目标也有明确区分。对家政专业“升格”提出异议者多是从区分上立论。他们认为,此类专业本身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并不符合本科专业设置的基本要求,因此坚守专科层次更为合适。

然而,经过30年机制并不完善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洗礼,类似常识已被很多人淡忘,因而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在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就不足为怪。

例如,有媒体报道,今年正式毕业的首届家政学专业的本科生,就业前景非常乐观,月薪可达三万元,远超一般高校本科毕业生的起薪。这个新闻不仅被开设相关专业的院校广告告之,也影响到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的价值判断,被他们当作“社会平等”以及高校和学生“多元发展”的“新气象”加以礼赞。

殊不知,“社会平等”和“社会平均”完全是两个概念,“多元发展”与“追求卓越”之间也并不存在矛盾。

就大学自身而言,如果仅仅将“就业率”作为衡量大学教育优劣的基本指标,将起薪高低视作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学无疑会降格为“职业培训中心”。

一边是名称更改上的“升”,一边是衡量标准的“降”,这一对内在矛盾恰好说明,国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虽然在数据层面已经成功实现,但相关认知却依旧停留在“大众化”之前。

事实上,专业名称的“升格”是高校“升格”运动的连锁反应。中专“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再加上学校名称上的争相“宏大”化,让原本低层次的院校在名称上一路“高升”。原本高层次或次高层次的院校自然也不甘“寂寞”,它们通过不断增设硕士和博士点来显示自己的“卓越”。

其实,“升格”本就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追求的目标。因为“大众化”是面向“普及”的,它不以“提高”为目标,而真正的“提高”应该是在“大众化”达成之后的战略规划。

然而,国内高等院校的“升格”却几乎是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同时进行的。“升格”后的大学,仿佛坐上了飞驰的高铁,不到终点就不愿下车。在许多管理者那里,“升格”也从“手段”转换成了“目的”。

表面上看,大学或专业的“升格”是思想意识“精英化”的表现。事实上,执着于“升格”者并不是为了追求从“大众化”转向或回归“精英化”,而是在借助“大众化”的伪装实现形式上的“精英化”。

以大学本科教育来说,它之所以成为衡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指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普及程度,二是教学质量,而后者更是决定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败。然而,“升格”及“升本”之后,本科教学内容反而容易被稀释并泛化。

可见,如今的本科文凭贬值,不是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文凭发放得过多,而主要是文凭的文化及知识含量太少。

基于此,重新反思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规划必须从本科教育开始。因为那些经过“升格”、看似“高大上”的机构或专业名称,不仅不能掩饰本科教育的短板,反而让用人单位产生对本科毕业生能力和文化水平的过高期待,结果则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本科文凭贬值的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

从理论上说,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规划需要建立在反思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础上。真正科学的管理不是借“创新”之名不停变更“赛道”,而是应首先“接续”前人的步伐,在“接续”的前提下,再进行调整和改进。就像足球比赛一样,踢了上半场,就该坚持踢下半场;人为地另觅对手,等于是白拼了半场。

因此,重新思考科学的战略规划并非意味着重起炉灶,而是重新检视以往的规划,并根据出现的问题以及社会的变化加以改进、调整和充实,让符合中国实际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打满全场的方式胜利“完赛”。

## 文化自信自强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需加强创新实践

■张琛 钟双喜

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关注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高校教育作为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必须树立文化自信意识,并将践行文化自信自强理念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的基本要求。这是奋力开创高校思政教育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社会主义时代新人的必要之举。

因此,明晰文化自信自强对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的意义价值,现实挑战及实施路径,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至关重要。

## 为思政教育创新提供支持保障

作为实现精神独立的必要条件,以及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文化自信自强为我国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保障。

首先,文化自信自强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方向指引。在当前纷繁复杂的文化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作为文化活动中的一种,必须在文化自信自强的引领下,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为目标,以优秀文化塑造学生文化自觉、提升文化创新能力,以文化自信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素养。

其次,文化自信自强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

优质内容。文化自信即肯定了中华文化的育人价值,为高校思政教育课程优化设计打开文化视野,高校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时代创新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课程,以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教学内容,通过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引导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再次,文化自信自强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价值遵循与精神激励。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自强有利于为正处于思想观念成年的大学生树立一个价值遵循,引导大学生设立学习、生活、做人的基本底线,规范言行,自觉担当,明确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

最后,文化自信自强内蕴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和笃行不怠的拼搏精神,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感召力,凝聚大学生价值共识,激励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奋进。

## 高校思政教育的现实挑战

当前,一些高校的思政教育在文化特性方面的彰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质量的提升。

具体而言,一是文化自信意识薄弱,思政教育文化资源不足。当前,部分高校教育者对文化资源

的思政育人价值认识不充分,且高校缺乏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引入融合、创新应用的系统机制,导致优秀文化资源进入思政教育课程、教材、课堂的渠道不通,思政教育可利用的文化资源不足。

二是文化自信自强缺失,思政教育的文化引领作用偏弱。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往往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一些高校的思政教育并未有效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导致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较少、认同不足、学习不够。

三是文化自信自强滞后,思政教育文化活力不足。高校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沿阵地,但很多高校并没有意识到文化创新的重要性,以抽象思政理论灌输为主,课堂教学内容、模式、机制、载体单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思政教育机制改革的能力不足。

## 多措并举加强高校思政教育创新

首先,扎实做好顶层设计,筑牢文化育人理念。高校要从思想认识上树立对文化育人理念重要性的正确认知,积极转变思政教育观念,秉持育人与育才相统一的原则,加强思政教育文化育人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把培养青年人才对中华

文化的自信自强放在突出位置,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质量发展的长期规划。

高校还要将培养坚定的文化自信自强贯穿人才教育的全过程,融入治学办校的各环节,深入探索文化自信自强培养与思政教育创新的融合方式,推动文化型思政教育体系的构建,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促进作用。

其次,加强文化资源整合,优化思政教育课程设计。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文化资源如何取舍和转化、如何融入思政教育课程体系?这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和经典文献资料等进行梳理、整合,并组织思政教育课程设计工作者对文化资源进行适当创新转化,使其能顺利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课程。

例如,组织科研团队或项目组前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博物馆、文化遗址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思路。

再次,重视师资力量培训,提升思政教育创新能力。高校应构建常态化思政教师文化素养

与专业教学能力的进阶教育机制。具体而言,一是要提高教师跨学科文化思政教学能力,提高思政教育课堂组织把控与教学方式创新能力;二是要拓宽文化视野,在以中华文化为本的前提下了解他国文化,学习先进思政教育经验,并灵活运用于课堂教学;三是要增强思政教育话语体系构建能力,面对繁杂、庞杂的思政文化资源,要具备话语体系建构意识与创新应用能力,赋予学生对思政教育新的观感,发掘新的思想启发。

最后,推进协同育人机制建设,营造良好育人文化环境。要将思政教育理论课堂与实践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灵活、高效地串联起来,构建多元主体、路径协同的育人机制。同时,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发挥优质校园文化对学生思想改造和精神激励的积极作用,使校园文化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加强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思维观念的熏陶与塑造。

(作者分别为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CIPP模型的高校课程思政有效性评价研究”(课题编号:22ZD033)成果)